

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

寻找灵魂的依傍

□王 宁

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是2017年度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获奖中篇小说。小说围绕着主人公陈玉洁从中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一路向西、向西、向南的人生轨迹,书写了在当下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承受着时代对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如何体验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而在这个身份角色似要迷失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反抗失意与彷徨,坚定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灵魂之依傍的故事。

作为小说大家的王安忆,显然有足够的自信凭借时代生活的“某一侧面”反映这个时代“普遍性”的问题,小人物或平静如水或百转千回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深刻社会变革。因此她以松紧适度的叙述节奏、看似不经意的枝枝蔓蔓,将起承转合颇具中国味道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开端镜头闪回至上世纪90年代的柏林,女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的初识。一个是理性智慧体制内沪上女白领,一个是16岁时靠偷渡闯世界、经过沧桑又带着热辣辣生命温度的青田老板娘。那种海外异乡中餐馆里不期的邂逅,甚至彼此不知姓氏名谁的惊鸿一瞥,为日后二人的惺惺相惜埋下了伏笔。

时光流转至新世纪,小说追随着陈玉洁的脚步再向西到达美国纽约。作为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经济脉象,率先下海的一代民营企业家,陈玉洁一家迅速成为富裕阶层,但是在新世纪新一轮的经济洗牌当中因“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身份的尴尬”而重新寻找新的商机,同时也是规避风险向境外转移资本和财富。小说的笔触首先指向,当这一群体的人富裕之后,当钱不再成为问题,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亲情关系是如何被疏离、蚕食与摧毁的。

当陈玉洁一家因女儿就读于纽约的大学而多次往返美国时,财富资本、生活习惯、语言交际早已在全球化时代不会成为出国的障碍,那么生活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真正的障碍在丈夫、女儿代表的决策性力量在美国买房定居后显现。这实则隐含着爱情、亲情在这种日益膨胀的财富漫漫之下的变质,进而衍生出的“恶之花”。随着情节的渐次推进,我们看到了表面上慷慨大方、夸夸其谈,自有一套经济理论的丈夫,似乎永远站在财富的至高点上俯视全球经济,其实他早已背叛了妻子,与叫做维维安的小三儿在香港共筑“爱巢”。他积极地在纽约为妻子购房实则是变相地抛弃妻子;为妻子女儿生活、留学付出的高额费用无非是令自己不安的良心得以些许平复。这个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多以幕后操纵者身份出现的丈夫形象,似乎代表着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人,面目清晰又模糊,极具代表性,可憎的“先富”而“无情”之人,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其实是在掩盖人性的卑劣一面。同时他又在小说中外化为女

性生存艰难的叙事背景,成为女性逆袭故事的预设。也许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这对夫妻的悲欢离合故事实在平常不过。智慧、理性、独立的妻子陈玉杰绝不是依靠丈夫的女人,但那一份身处异乡的寂寞真空与身份意识的模糊认同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依然伤害了她的内心。小说中还用不少笔墨写了陈玉洁与女儿这样一对“亲中有疏”的母女,更印证了观念、代际的差异,对天然血缘关系的破坏。因为父母创业时期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当然有一天可以给她锦衣玉食的生活时,却发现已然亲情淡漠,又有代际的差异总有难于理解和沟通的一面,纵然有彼此的关心,终究不能用最妥帖的方式表达,而心存隔膜。这二者带给陈玉洁的命运荒凉感,成为其与徐美棠阴错阳差的命运对接的心理基础。

纽约布鲁克林“牛铃”中餐馆里陈玉洁与徐美棠“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再度邂逅,则开启了“佳人双双浴火重生”的机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女性主义所谓的“姐妹情谊”,不想为故事而生硬地搬运,套用西方的理论。单就故事本身而言,陈玉洁与徐美棠因由命运的巧合安排、个人的主动选择,而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说到底,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撑之下,以中国人惯常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做根基,不断寻找灵魂的依傍,确认自我价值实现的表达;同时亦是个体的中国人于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从而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

记得巴西电影《中央车站》的宣传语是这样写的,“一个孩子在寻找他的家,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心,这个国家在寻找它的根。”这部影片被影评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之一,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范的温情小品,一段悲悯旋律下的自我救赎之路”。影片通过叙述女主人公朵拉带着素不相识的男孩约书亚千里寻父的故事,表现了巴西社会在工业化浪潮中,传统文化、道德、信仰逐渐地被现代文明侵入,人们心灵的迷茫、阙如、无所适从的状态。而两位主人公在南美广袤大地上行走则完全可视为一次心灵的寻根之旅,在行走中,他们渐渐解开心结,正视伤痛,人性的温情慢慢复苏,找回失落的自我,也成为一个民族于乡野中找回自我根性的巨大隐喻。

在行走中完成寻找,完成灵魂的皈依,成为许多作家、艺术家愿意借鉴的表达方式。而陈玉洁与徐美棠从中国大陆到柏林、纽约、再到圣迭戈,一路向西,向西,再向南,看似平常的生活面前,实则是追寻自己文化身份、自我价值、人生角色定位的内驱力而不断前行的。当生活的一个侧面被颠覆,作为内心恪守传统中国文化和同时又接纳了全球化视野的人群,她们可能短暂地迷失于变幻与离乱,但很快就会调整,会满血复活,她们鲜活、跳脱的生命力,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原动力。

还要提及一下,潘博士在小说中始终是个隐喻,这个香港富商的儿子,从德国到美国,出现不多,却暗暗如影随形。他传播福音却无法说服有着“强悍的性格”和“知识的力量”的两位女主人公。他终究是向着阳光,追寻着地平线,做着“游僧”。他不顾形单影只,为信仰而寻找,为灵魂而行走,又何尝不是陈玉洁与徐美棠一路追寻的另一个版本呢?

记得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写过:“将来的荒原中,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仿佛为我们的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前世今生,悲欢离合,提前做了注释。

我和傅丽祯的认识实属偶然。2015年夏天,在草原最美的时节,我到乌兰察布参加由当地文联与《草原》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草原诗人作品研讨会。当时小傅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她的热情周到、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了解到,小傅是当地文化部门的一名干部,曾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荣获乌兰察布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之类的称号。再后来又发现,她也是一位诗歌的痴迷者和写作者。

这位草原上的歌者,不仅人好,而且她的诗歌也是写得很有特点的。

我之所以称傅丽祯为草原上的“歌者”,是因为她的诗具有可歌可唱可诵的特点。我国最古老的《尚书·舜典》中即阐明诗的本质如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12个字言简意赅,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可谓精辟而全面,可惜我们今天似乎只记住了“诗言志”3个字,而忘记了后面的9个字。当下许多人写诗,只知道抒情言志(更有甚者连抒情言志也不讲而一味叙事),而忘记了诗歌的表达还需要讲究声律的特点。但也有一些诗歌写作者依然不放弃对诗歌的节奏韵律的追求,傅丽祯是其中的一个。从诗的起源和发生看,音乐性乃诗歌的基本属性之一。现在的诗歌在脱离“歌”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为了矫正诗歌日益散文化的倾向,重新强调诗歌的节奏韵律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举措。傅丽祯生活在塞外草原,对诗歌的美本来就有自己的理解,加上蒙古族能歌善舞习俗的浸染,愈发强化了她对诗歌音乐性的体悟与追求,她笔下的诗行,也便充分显示了节奏的起伏和韵律的跳荡:“一针针短一针针长/针针绣在她心上/一针针黄/一针针绣出风求凰”(《绣花姑娘》)。这是从诗人心中流淌出来的歌。这样的节奏韵律与诗人内心奔涌的情感相适应,所以显得比较自如,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样的诗,是对我国传统诗歌美学的汲取,它不仅可诵,而且也应该是可唱的。据说,傅丽祯的一些诗歌曾被作曲家谱曲传唱,便是明证。

傅丽祯的诗歌情感真切饱满,一唱三叹。这在她几乎所有的诗歌中都有体现,而在她大量的爱情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诗集的第一辑“风的私语”中的作品便多属爱情诗。其感情的表达有时委婉,有时也不免有些直接,但都体现了诗人感情世界的丰富与美好,也体现了诗人作为女性的细腻与温存。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毛诗序》亦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都道出了诗歌缘于情而发、发而为言

难免华美的属性和特点。傅丽祯的大量诗作就是这样,它们可以说是作者以情动人诗学观作用下的产物。应该说,在当下口语诗泛滥、许多诗人放逐抒情的语境下,傅丽祯坚持诗歌的抒情传统,书写亲情、友情、乡情、爱情的美好,自有其可贵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她的诗里,许多质朴无华的咏叹,许多心灵独白式的倾诉,是可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并促人思考“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千古命题的。有时候,作者也很注意调动表达方式,展现出别样的情感天地:“你和风雨无关/风雨和你无关/花草和你无关/整个世界和你无关//你离开就离开吧/还留下这么多痛给他人/惹得风惊雨泣”(《忘记和你有关的日子》)。像这样的表达,找到了外物与心灵的契合点,把感情放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来呈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作为草原的女儿,傅丽祯为草原献上了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这集中体现在诗集的最后一辑“草原素描”中。我们看到,在这些关于草原的诗作里,作者很擅长大笔勾勒出类似“天苍苍野茫茫”的壮丽景象:“草连天边 歌行万里/马头琴绕过青山的脊梁/绿海中徜徉/姑娘的牧歌旷野上飘荡/马背上的汉子鞭梢留香”(《草原素描》),感情是激越而豪放的。在这样的天地间,人的愁闷也一扫而光了。有时候,作者也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摹草原上的事物,如《草原清晨》这首诗,宛如一幅生机勃发的草原晨光图,惹人喜爱!这里,既有远距离的全景式展现,也有近距离的场景聚焦。诗的第三节更是清新委婉,对“雄鹰”和“挤奶姑娘”的描写十分传神,成为全诗的一个亮点:“一只雄鹰缓缓滑翔/停落在木筏上/它若无其事的模样/惹得挤奶姑娘目光惆怅”。这样的细节捕捉和场景描绘,让整个画面都动了起来,同时这样的动又没有破坏静,还烘托着草原清晨的静,可谓静中之动。作者用笔也比较节制,诗的结尾是以无声的画面收束,让人凝神遐想,收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可谓得含蓄之法。

草原上的歌者——傅丽祯,立足塞北草原,极目大千世界,以一颗敏锐和感恩的心,歌唱草原、家乡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她从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秉持纯正的诗歌品味。她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质朴奔放,融豪情与柔情于一炉,写真情,言真爱,展现了一位现代女性深情绵渺的个性追求和开阔明亮的精神世界。

石香元《翔远心曲》

胸中大义 笔下乾坤

□贺茂之

列兵衔。黎明号响操场勇,暮夜灯熄粗细谈。牢记八一红旗染,深悟三湾制改编。强军力戒空空,脚踏实地一脉传。”(《蹲点》)更是强烈责任感的亲身实践。对于一位具有高度认知的高级将领,体现强烈责任感的实践无处不在。“半月狂奔三十营,老马奋进昼夜行。川渝神秘凯旋将,云贵查集骧军威。两军久战胆气羸,四旅新编战技精。军民融合五省颂,亮剑西南四海名。”(《跑面》)

“笔下有乾坤”。即不仅是从诗中看到乾坤的形象,更能感受到诗人乾坤的情怀。“笔走龙蛇贺新春,枪随党心铸军魂。文攻智消商女恨,武备勇故霸王孙。内忧稳除舌尖弊,外患静观四海云。习文精武乾坤定,强军非梦可图存。”(《贺新春》)诗人乾坤的情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体现。“昨日京城艳阳天,普天同庆七十年。今朝暴雨倾盆落,苍天垂泪祭英贤。正义之剑已高悬,和平飞鸽彩云穿。人民意志乾坤定,三个必胜华夏揽。”(《天助中华》)

“笔下有乾坤”,还可以理解为素材广阔、意境高远,语言鲜活、精品叠现,反映出来的思想与精神,“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香元的诗,就具备了这些特点。而在展示这些特点的过程中,诗人善于运用正中直正、平中见奇、庄中见谐、素中见雅、朴中见巧、小中见大、诗中见哲等手法。“正中直正”,即正面颂扬或鞭挞,直奔要害,淋漓尽致。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惊闻巨贪被调查,喜不自禁笑哈哈。擒虎有方入虎穴,灭蝇无计逐蝇抓。扬汤止沸沸更加,釜底抽薪薪不发。反腐倡廉净环境,暴风骤雨连根拔。”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又蕴含哲理。“演兵场建办公楼,鸟语花香绿悠悠。军营不闻喊杀声,沙场不见寇血流。”(《无题》)则是小中见大。“诗中见哲”,即将哲理警句融入诗中,这是诗人娴熟的手法,也是读者格外喜欢乃至抄写、传颂的诗篇。

“正中直正”,即正面颂扬或鞭挞,直奔要害,淋漓尽致。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惊闻巨贪被调查,喜不自禁笑哈哈。擒虎有方入虎穴,灭蝇无计逐蝇抓。扬汤止沸沸更加,釜底抽薪薪不发。反腐倡廉净环境,暴风骤雨连根拔。”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又蕴含哲理。“演兵场建办公楼,鸟语花香绿悠悠。军营不闻喊杀声,沙场不见寇血流。”(《无题》)则是小中见大。“诗中见哲”,即将哲理警句融入诗中,这是诗人娴熟的手法,也是读者格外喜欢乃至抄写、传颂的诗篇。

“肩头有责任”。诗人从战士到将军,从基层到军区,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其诗词中,占其主导地位的自然是人民。“依靠人民是党根,造福群众是立本。胸怀多是铁律,解放全球是大真。”(《四是诗》)诗人在该诗的注释中写道:能不能做到这四是,“是衡量真假共产党、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对‘为人民服务’深刻含义的基本解读。如果说‘万岁’这个词可用于人类,那么我敢肯定,只有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乃是永恒的宇宙真理!”

“肩头有责任”。诗人2006年出访欧洲,得知被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消息,遂即兴赋诗《赴东北》:“共产党员一块石,东西南北任党支。千年碑碣贝成宝,万载琥珀木化磁。人过有名名贵久,雁去留声声难持。五湖放眼戍关外,四海为家主义滋。”“共产党员一块石,东西南北任党支”蕴含着强烈的忠诚意识、服从意识,而“五湖放眼戍关外,四海为家主义滋”,则体现出诗人强烈的责任感。“十日深蹲红军连,中将挂上

一首《律颂》,又道出了律诗的常规与技巧。

在我们欣赏诗人诗作的同时,似乎也悟出了一位优秀诗人创作的道路,即:“胸中有大义”是基础,“心里有人民”是根本,“肩头有责任”是动力,“笔下有乾坤”是结果。只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自然能“笔下有乾坤”。因此,我说石香元的《翔远心曲》,就是为新时代奋进在强军新征途上的将士们扬旗引领、擂鼓催征。

北乔《临潭的潭》

拾物自富与孤独静思

□姜 超

从京城到临潭挂职的北乔,多年前就已在文学艺术领域多次跨界,凡散文、小说、评论等文学艺术形式均有建树。一年前,北乔突然拿起诗笔来,这次跨界决计没有“影响的焦虑”,也不曾思考“我说”与“他说”的复杂纠缠关系,在一年时间出版厚达340多页的优秀诗集。北乔的诗性篇章将自然的赏赐和馈赠纳入于心,促使那些景色走入“境界”。如他本人所说:“我深信,是高原为我提供了写诗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的叙述语言。高原,才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描绘的临潭有别样的景色,总有意想不到的精彩令人快意与惊奇。

海德格尔说:“因为孤独具有独特的力量,它不是把我们化整为零,而是促使整个生存条约变得接近万物的本性。”身在荒野的诗人才有激赏原始风景的资本,临潭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北乔身在荒野、心居孤独的气息。“高原在哪?高原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不同的是,身体不一定告诉我们高原的存在,但灵魂会不时地提醒,我在高原。”事实上,北乔难得有更多的机会亲探王安石推崇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不过他内心总有观其险远之殊愿。他描写的自然不曾污染或未被破坏、处于粗粝的原初状态。诗歌中的描述对象较少小腔小调,一种西部苍茫辽阔感跃然纸上。北乔自觉选择做一个静思者,而且是自我放逐的孤独者。他躲闪着都市的慌乱,沿着雄性的风景奔走。此种对原始野力的赞颂,具有壮丽的色彩,其暗含的崇高美,是对真生命的呼唤。

北乔诗歌里的经验累积,总是要借助于身体的感知才能贴近心灵的自由。北乔驱策内在的“意”和外在的“境”高度融合,引领诗意达到“意境深远”的要求。如《聆听青稞拔节的声音》一诗,北乔仿佛入定,让物与物融

通,荡涤心灵中的尘埃,故而有诗句——“天地间不再有声音,只有心跳/在高原上翻滚/打开一本有关生命与灵魂的书”。北乔融入山水的诗性努力,对于他深入探寻自我与自然、世界的联系,这不仅能获得乐趣,同时也能收获智慧。北乔很少一个人单独足面对山水或者在游玩的状态下走近山水,常常是集体参与下的心理活动,置身山水,但无美景之闲,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实施旅游规划或是搞某种经济作物种植,而在更深夜静或独处时,他却要竭力挣脱束缚,让心灵自由畅游山水,回到大自然的本真;从白天的工作角色中抽身而出,回到纯粹的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北乔始终注重构设诗歌的画面感,并且诗作中的意象多为动态的,常追求超常规的艺术搭配。如“微风弹奏露珠”,这样的诗句俯拾即是。或如诗句“菊花目送大雁飞进宣纸/一滴墨洒开,恍惚桃花的深情/声音向寺院聚集/回到经书的字里行间”,北乔在诗歌创作中较多采用绘画之法,在生活的表象之上,对常见情感予以理智控制。他的一些诗侧重心理感受的片段展示,将内心的幽微裁剪入诗,着墨虽少,但读者想象的空间愈广,意味愈发隽永。靠凝视切近永恒,是将艺术当作最高的精神追求。北乔应当抓住人在景物中穿行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扩大诗歌的精神空间。要想让语言的鱼成为“透网金鳞”,北乔还应强化语言的缜密能力,尽量追索俭省疏朗的留白余韵。

不过,美的寻觅者肩起的,是一座座更加沉重的桥梁。“宿命里,废墟不是它的故乡/一张地图,像历史一样/尘土,是惟一的涂改者”,于北乔和故乡来说,现代化带来的恐怕不只是正面的。北乔总是在他乡中选择“还乡”。在时间表现上,借用怀旧来挽留对过去事物的

美好记忆。从乡愁的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此种原乡情结会越来越强烈。在空间上,则生成为“恋地情结”,唯故乡才是最美丽的。在北乔的时空的对比中,往昔和故乡被浪漫化、审美化,散发出温馨而诗意的光芒,而当下现实(城市)则显得面目狰狞、丑陋不堪。北乔不止是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还以强烈的乡村共同记忆涂抹掉其他经验,此种意在对抗“现代”的“误识”体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顽固持守。诗作《举起高原这杯酒》可见北乔的心迹——“我举起高原这杯酒/饮下炊烟的呼唤/轻轻搂着乡愁,睡出儿时模样/家乡的庄稼来到高原来到群山/浩浩荡荡”。也许,每一个具有时代良知的寻梦者的心,总是伴随着对“荒原”的叹息与倦怠的苦吟吧。“他不愿醒来,梦里有和平的呼吸/父亲的呼喊,母亲的唠叨/有舒服的疼痛”,北乔根植于困苦劳作的诗性书写,其意既不在展示“痛苦的生活”,同样也不切近“甜蜜的生活”,而隐秘在其后的代际血亲的温馨才是核心所在。他的诗作老老实实,不兜圈子。希望北乔的未来诗作更加及物,用诗歌的道义确证历史的变迁。

北乔诗歌没有先锋的奇巧之术,甚至有点老派。他的选择或坚守,他所推崇的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有意义!在大时代飞速前进的节奏中,北乔捕捉到了不易察觉的“慢”和“轻”,见证了急于发展的大时代留下的苍凉阴影。他深知单纯地对现实本身的控诉,就像汹涌的拳头击在棉花团上。一个内心有守持的人才可能安稳于现实,而不是带着敌意看待世界。不管怎样,北乔一直葆有坚贞的爱,他的创作坚持贵人伦、重亲情,在大时代中并不彷徨,坚定地举起爱的大纛和美的马灯,为心灵探询者指引着家园的方向。